目录

[緣起 1](#_Toc73973894)

[正名 1](#_Toc73973895)

[新聞出版與文化教育 1](#_Toc73973896)

[觀今宜鑑古，無古不成今 3](#_Toc73973897)

[何謂「事業」 3](#_Toc73973898)

[再談教育 3](#_Toc73973899)

[鼓勵 3](#_Toc73973900)

[人貴自立 4](#_Toc73973901)

[家譜與地方政治 4](#_Toc73973902)

[抗戰救國 5](#_Toc73973903)

[衣冠文物 5](#_Toc73973904)

[印書與眼腦保健 9](#_Toc73973905)

[說考試 9](#_Toc73973906)

[教育精神的變化 10](#_Toc73973907)

[但得流傳不在多 10](#_Toc73973908)

[因果 10](#_Toc73973909)

[文化人的人生目標 11](#_Toc73973910)

[教育的目的 11](#_Toc73973911)

[《幼學瓊林》 12](#_Toc73973912)

[善意建議勝惡意批評 13](#_Toc73973913)

[買票不進場 13](#_Toc73973914)

[此封建非彼封建 13](#_Toc73973915)

[結語 14](#_Toc73973916)

由文匯報與上海人民出版社、上海電視臺聯合主辦的南懷瑾先生「中國傳統文化與大衆傳播」演講，於2006年8月4日在上海美崙大酒店舉行。聽衆200餘人，多數爲兩岸出版界和傳媒集團的老總及文化界資深人士。南先生的講座共四個小時，分爲下午四點至六點、晚上八點至十點兩場。本報現將這次演講內容分爲「上、下」兩個部分，在今明兩天的「文匯講堂」刊出，以饗更多的讀者。

# 緣起

諸位先生、諸位女士、諸位老前輩（我看在座的老前輩非常多），很抱歉啊，我到現在，對自己一生的結論、對自己的評價是八個字——一無長處、一無所是。像講課、演講，我一生經過了很多，可是在上課、演講的時候，每次有個感覺，好像一頭牛被人拉到法場受宰割一樣的，很緊張。問題是一次上課也好、一次演講也好，不曉得給人家貢獻些什麼。

這一次演講，是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張耀偉副社長聊天時引起的。張社長的叔叔張尚德教授，是我的老學生。我告訴耀偉，新聞出版是很難辦的事，現在整個的新聞出版界走到了一個困境，最好賺錢的是搞電視，但是手機、網絡一出來，電視也落伍了，時代已經到了量子力學、信息科技的階段，傳統的新聞出版業受到很大挑戰。我以前也辦過報紙、出版，他就再三要我來跟大家講講。

# 正名

出版社現在怎麼辦？現在整個的新聞界、出版界都是一片混亂，前途怎麼走？這是個大時代趨勢的問題。這個趨勢的前提，就是歷史的演變，我是親自經歷過的。

出版和新聞業現在有個名稱，叫做「媒體」。我反對這個名字。以中國固有文化講，新聞、出版不應稱爲「媒體」，這是外文亂翻譯過來的隨便稱呼。做媒的，在中國文化像是令人看不起的，媒婆是兩邊騙的。出版和新聞或電臺、電視臺，怎麼能叫「媒體」呢？我說他們是文化教育事業的先驅，具有領導和中介的功能。我們最近一百年來的文化非常有意思，多半跟着外國的文化亂跑，自己沒有正名。

# 新聞出版與文化教育

新聞出版業和文化教育事業連在一起的，不要一提文化教育就是學校課本，那只是一點點，整個新聞出版都是文化教育的範圍。

最近，我爲了中國的文化教育問題，在寫一篇文章。我的話好像有點岔開了，其實還在本題上。因爲中國150年來一切問題的根源，是文化教育問題。尤其現在的教育問題是非常非常嚴重，每個小孩子很小就戴上近視眼鏡了，而且給家長們逼得都快瘋了。

中國3000年以來的教育有一個基本錯誤，錯誤是什麼？就是「重男輕女，望子成龍」，幾千年來都是這個思想，現在還是一樣，「望子成龍、望女成鳳」。

再譬如講，中國宋代以後流行的觀念「好鐵不打釘，好男不當兵」，我們那個時候很普遍。像我們出來，剛剛長大成人就碰到第二次大戰，跟日本人打起來，我們堅持要盡忠報國，堅持要出去當兵，就推翻了那些觀念。現在呢？我發現很多黃埔的同學，叫孩子們再也不要去做軍人了，要做別的事。他們本身都是中將、上將、司令。我呢，把兒子送到美國西點軍校學習去。我說這個世界再有幾個一百年，也離不開「軍事」。可是到今天，我們的教育還在這個觀唸的圈子裏。

推翻滿清以後到現在，只有95年。我是剛剛推翻滿清以後出生的，可是我開始受的還是清朝末年的教育。你們可以從這95年中的教育演變，研究整個社會演變的因果。

有人碰到事就罵政府，我說你們不要罵政府，政府沒有罪過。所謂「政府」，是文字上一個符號。政府機構是水泥木頭建的一個房子，政府裏頭的內容是官員。這些官員哪裏來的？不是政府生的，是我們老百姓生的子女培養出來，送進去做官的。他們做得不好，政府做得不好，應該罵我們自己，是我們沒有把子女教育好，政府沒有罪過。這是文化教育問題。

我最近爲了教育問題，忽然想到，中國三千年的政府、帝王政權，基本沒有出過教育經費哦！迴轉來看歐洲史也是一樣。中國的過去，讀書人都是民間自學出身的。所以中國的讀書人最標榜的是「耕讀傳家」四個字，一邊種田，一邊讀書。任何的家庭，孩子們自己讀書出來，或者在私塾讀出來，三年一考，縣裏頭考取了以後，叫秀才。

譬如我小的時候，就是走這個路線。我們家裏花錢請一位老師來教我讀書。反正請了老師來家裏教，就通知隔壁種田的鄰居，孩子願意讀書就一起來吧，錢歸我們出。他們也就送孩子來讀書，然後就告訴我們家裏：哎呀，我們的孩子來陪你們家少爺讀書。我父親說，既然請了老師來，也希望你們孩子一塊兒讀書。他說，我們孩子讀書幹什麼？只要學會記賬就可以了。當年讀書教育是這樣。

我記得11歲時，我進了高等小學。這個高等小學，你們大概不清楚了，我告訴你們一個歷史的經過。所謂高等小學等於現在的中學，裏頭已經有英文，還有教物理、化學的，而且住校。

我非常希望辦一個小學、幼兒園，學生最好住校。學生住校是什麼道理呢？這跟古代的教育思想有關係。古代的教育有個目標，出在《禮記》，中國幾千年教育的思想，有四個字——敬業樂羣。這個「樂」字有幾個讀音，像廣東話就叫「音樂」（音「音哦」），你說溫州「樂清人」，發音是「哦清人」，這是唐代的國語，客家話、廣東話是唐朝的國語。閩南話、福建話是宋代的國語。我們現在的國語是北方話，這是推翻滿清以後，大概民國十三年時國會定的，也有一個經過的。

中國古代教育的目標，四個字——敬業樂羣，「敬業」就是好好學習學問，好好學習作一個人，學習人文，養成人格，再學習謀生技術，對學習、對行爲、對工作要有誠懇敬重之心，不可以馬馬虎虎混的，不像現在這樣；「樂羣」就是培養在社會共同生活中的道德、倫理、禮節、秩序、能力，禮節就有秩序的作用，維護社會秩序和人際環境的健康。

這是我講當年進高等小學的事。因爲我讀私塾出身，國文很好，但英文、數學不懂，物理也不懂。因爲家裏的聲望，我插班進去讀，這個叫做讀「新式的洋學堂」，洋化了。我只進去讀了半年，就畢業了。畢業時第一名，揹榜第一名，最後一名，呵呵。哎，自己不在乎，因爲講起國文來啊，比人家都好，老師都讚歎；其它的課我只讀了半年，是勉強跟上的。可是從城裏回到家，喲，門口站了一大堆人，還有警察，在那裏打鑼啊，掛紅布啊，「南某人秀才中了」，呵。當時人的觀念，如果高中畢業，算是舉人了；大學畢業算是考取了進士。

大家要研究，究竟「科舉」的利弊在哪裏？古代教育的經驗在哪裏？我簡單提出來，給諸位介紹一下，怕大家不懂歷史，希望回去多做研究。

# 觀今宜鑑古，無古不成今

因爲如果不懂歷史，中國未來的前途根本就不知道方向。中國歷史有一句話——觀今宜鑑古，無古不成今。要觀察現代，要觀察未來的社會政治發展的前途，必須要懂歷史。

我們現在的教育，對自己的歷史差不多不清楚了。所以「觀今宜鑑古」，「鑑」是像鏡子一樣看；「無古不成今」，沒有前面，就不曉得後面。要研究前面的路是怎麼走過的，乃至我們這一百年來是鬧一些什麼問題？今天的社會，發展到了一切向「錢」看，又是怎麼來的？未來的一切是不是向「錢」看，還是一個問題。

# 何謂「事業」

所以我倒轉來跟大家講新聞出版的問題，扯開那麼長，其實都是關聯的。新聞出版不能侷限在狹小的眼光裏，是與整個文化教育事業連在一起的。「事業」也不是職業，《易經·繫辭》中講：「舉而措之天下之民，是謂事業」，現在大家動不動稱「事業」，其實都是職業。「事業」是要對全社會真正有貢獻的，不是口說爲社會，實際作「飯碗」考慮的職業。新聞出版業，如果要作「事業」考慮，必須從整個社會大文化大教育着眼。否則，就等而下之，免談了。

# 再談教育

我們三千年來的這個教育，政府幾乎沒有出過錢啊。當年我們民間教育培養子弟讀書，是自己讀的。中國歷史上這些名臣、大臣，可以說都不是國家培養的，是民間培養，自學成才的。

反過來一看，推翻滿清到現在，學了近現代西洋教育的體制、文化，蓋了那麼多學校，感慨很大了……

一個農村的家庭，邊區的家庭，辛辛苦苦賺一點錢，給一個孩子讀了高中、大學以後，永遠不會回去了，都向都市裏擠，甚至擠得更好呢，出國去了。出國以後，尤其現在都送到美國什麼的。我在美國住了好幾年，很清楚看到他們每一年的教育經費省了多少。美國人本身，一個高中畢業的人，自己拿着報紙看不懂，還問我們講些什麼。全世界尤其像中國、印度，最好的農村出來的優秀人才，考取留學，留學好的，人家給你吸收了，他用了全世界第一流的優秀人才，他自己的教育經費省了多少？！

我們迴轉來看，自己難過了……一個農村出來的孩子，像我也是農村出來，17歲出來，幾十年到現在，沒有回過家，對家庭、對父母、對社會做了些什麼貢獻？目前也是這樣，年輕人從農村出來，都變成這個情況了，所以說教育失敗。當然不止如此。

# 鼓勵

由教育失敗又迴轉來講，新聞出版事業是大問題，我辦過報，也做過出版，這個出版和新聞的問題，必須要大家共同研究走一條什麼路線。

我先告訴大家兩個現代的例子，出版界的商務印書館，當年曾經出過兩位偉大的人物，大家應該知道，一位是陳雲先生，共產黨裏經濟學專家，也是開國的功臣；第二個，就是王雲五，後來作國民黨的行政院副院長。兩個人都是商務印書館作工人出來的，他們都是自己努力出身，自學成才。

講這個現代的例子，是對新聞出版界年輕人，乃至全社會年輕人的一個鼓勵。希望大家自立自強，在新聞出版事業、文化教育事業乃至其它事業上，不要交歷史的白卷。

再說上海當年的歷史。前些天，還有上海電視臺的製片人找我談。我說你要拍上海的歷史，上海近代的社會發展史第一個人是誰呢？第一個是哈同，南京東路的繁榮跟他有很大關係。後來慢慢發展到，同新聞界有關的，是《申報》的社長史量才。史量纔開始也是送報出身，後來變成全國新聞界的第一人。結果呢，給蔣介石打死的。爲什麼？因爲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北伐，他反對。他說，「蔣介石有什麼了不起啊，他有十萬大軍，我有十萬讀者。」兩個人不合作，因此被行刺死的。

# 人貴自立

這些人他們怎麼能夠出來呢？四個字——人貴自立，他們不是國家培養，也不是社會培養，是自學成才的。

我現在經常聽到新聞界有個術語，任何一件案子發生，就說是「社會問題」。我說我也是社會的分子之一，這個問題發生同我一點關係都沒有。這不是社會問題，而是家庭教育問題，不要推給社會。社會是個羣衆的團體，各有各的範圍。

談起每一行，我好像都懂一點點。懂的原因，我只引用孔子一句話，「吾少也賤，多能鄙事」，人家問孔子「你怎麼什麼都懂？」，孔子說「你不知道，我因出身貧賤，很多下等職業也都做過，所以懂得很多事情」。我經常引用他這句話自勉。

# 家譜與地方政治

講出版，我小時候看到修印家譜，我說中國有兩大家的家譜是歷史文化上特別的：一個是山東曲阜孔家的家譜，一個是江西張天師的家譜，這兩家可以說中國三千年歷史文化中特別的家庭，不過張天師的家譜不及孔家。

家譜、姓氏，是中國人宗法社會的觀念，比如龔家有龔家的家譜，南家有南家的家譜。這個家譜的流行，唐宋就開始了，一代一代這樣。那麼我們家裏請修家譜的師傅，是專門作記錄的，譬如說我姓南，生下來叫什麼名字，讀書的時候叫什麼名字，有小名、乳名（喫奶的時候的名字），有學名，像我，現在叫南懷瑾，一輩子三個字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那個時代很多人名字都改了，爲了鬧革命啊，怕被抓了，另取個名字代號就出來。寫文章的則有筆名。修家譜就不行了，把這個名字、別號什麼都寫上，生幾個兒子、生幾個女兒、嫁在什麼地方，都有。

中國有幾千年的家譜歷史，家譜的作用非常大。這個家譜的宗族有祠堂，以祠堂爲中心，管整個宗族，根本不需要那麼多的公務人員來管。不過宋明以後，理學中禁錮人的部分，被政治用來大行其道，變成後來民間的反動，殃及了整個傳統文化。

要講政治管理，宗法社會的經驗很值得研究。中國幾千年的地方政治，大家也沒有好好研究。

中國的宗法社會，以祠堂爲中心，地方政治靠祠堂。那個時候好像沒有警察，我們小時候都看不到警察，也不知道什麼叫警察。你說要警察來管，那是個笑話。一個鄉村裏頭，平安無事，白天門都是打開的，家裏沒有人都可以，有雞、狗啊守門，沒有警察，也沒有什麼「鄉長」，像這些「長」的「短」的都沒有，只有個「保正」，也叫做「里正」。譬如說我們南家那個地方，里正就是南家年紀大的一位老頭子，或者駝個背、彎個腰，啥事都沒有，他來做保正了。如果地方上一個雞給人家偷了，算大事了，等於美國那兩幢高樓被人家炸了，全村人都出來了，那不得了，怎麼有人偷雞摸狗的？我們是那個社會情況中出生的，當年的社會是這樣安定，上海的社會也是這樣安定，後來變化到今天。

# 抗戰救國

抗戰期間，我還辦過報紙。抗戰起來那是1937年，我們參與抗戰了。我當年出來是爲了救國，就變成軍人了，我的身分特殊、關係也特殊，在四川、雲南、貴州、西康四省的邊緣，在大渡河邊，那都是我的範圍了。這個歷史故事非常有趣，我現在只講有關新聞出版的事。

我那時年輕，21歲就冒充四五十歲，留個鬍子，學那個蔣老頭子一樣，一天到晚瞪起眼睛罵人。下面的土匪部隊差不多近一萬人。年輕人，帶領這樣的流亡之衆，號召這些人怎麼樣來抗戰，前方的兵源不夠，我還要把這個部隊送到前方去。

我做那個土匪部隊的總司令，開始覺得很威武，二十幾歲站在臺上閱兵，一立正、一答禮的時候，自己覺得好偉大，已經高與天齊，好像孫悟空做齊天大聖一樣。後來就覺得不好玩了，所以看這些大領袖們閱兵，我就笑。

我大概古書讀多了，後來像《三國演義》一樣，就想辦法「掛印封金」，當時我是自稱北漢王，自稱總司令的，報紙上常常登我那些事情。我帶一個參謀，一個侍衛長，寫一封信擺在辦公桌上，溜掉了，不做了。

# 衣冠文物

講到抗戰，岔過來四十年前的另一個故事。我的故事太多了，你們聽得會亂，不過挺有趣的，你們就當聽小說吧。

四十多年前，我到日本去了，幹什麼呢？參與代表臺灣的文化訪問團，有四十多個教授，我是顧問，團長是何應欽——日本是向何應欽代表投降的。到了日本以後啊，只有我一個人穿長袍。我到外國有個習慣，到歐洲、美國、日本，都穿長袍，拿個手棍，朋友們笑我。我從二十幾歲起，出來穿便衣就穿長袍，拿手棍，也因此佔了很多便宜。

到美國時過海關，從舊金山過關，我穿個長袍、拿個手棍。我聽說到美國，從舊金山入關是最麻煩的，尤其對中國人檢查最嚴。海關一看我這個樣子，「喲，這個老先生是個什麼人啊？」那麼，我隨行帶了十幾個大皮箱子，兩大箱都是中藥，因爲我出門喜歡帶中藥，跟着我的人，生病了也好喫藥，在外國看病看不起。我就穿個長袍，拿個手棍站在那邊看着。我說你們去吧，行李通關完了我再過來。舊金山海關人員帶一隻小狗就出來，就向皮箱上爬，嗅來嗅去，一個黑人跟在後面，那個狗聞到中藥味道了。

那個黑人看到小狗這樣，就問這個行李是什麼人的？我站在對面，對他點個頭，他知道了。他看了半天，把這個小狗拼命拉回來，就問我旁邊一個學生，「他是誰呀？」那個學生對他吹牛，「你不知道呀？他是我們中國當代孔子啊，是你們國務院請他來的，他本來還不肯來呢。」「噢，是這樣的。」就把那個小狗抱走了。他說，箱子裏是什麼？我說你告訴他，不是鴉片，是中藥，如果有問題，兩箱留在海關，等我走的時候，再回來帶走。那個同學就把我的話翻譯給他聽。「不要看，不要看了，我知道了」。最後他就讓我簽字，12箱行李全都一起過關。原因是什麼？穿長袍的力量，加上手棍，這條手棍跟我走遍全世界了。

一個國家一個民族，基本的東西，四個字——衣冠文物。我們推翻滿清以後，中國人沒有自己的衣冠，日本人、韓國人還穿我們過去的衣服呢。我在日本，他們問我，和服好看？還是長袍好看？我說你的衣服就是我的衣服，你們這個衣服就是三國時孫權的那個，你們現在叫它「和服」，中國人也跟着叫，我說錯了，那個叫「吳服」，我們江蘇吳國傳過去的，你們大家翻譯錯了叫「和服」。爲什麼中國人沒有自己的衣服了呢？其實你查一查，民國時全國研究通過制訂中國人的衣服，後來來不及推行了。

我們曾經有五千年文化，結果到現在，沒有自己的衣服、沒有自己的文物，非常可悲的。

我在臺灣的時候，大家帶外國人來看「故宮博物院」，外國人看了很驚訝。中國人說，你看，我們的文化！我說「少吹了，那是我們老祖宗的。」我們這一代中國人自己做了什麼？拿不出來！外國人到上海來一看，看了說，「久仰你們五千年文化，認爲應該很特殊的，結果原來是這樣。」我說「對不起，我們中國人現在剛開始，重新在忙，這些洋房都跟你們學的。」他說，「學我們的還不如我們。」沒有中國特色啊！所以這一代文化……我們這些青年同學們聽了要好好努力啊，我們已經老了，不行了。

繞這一圈，講回來，講到我當年在邊地，掛印封金走了，到了四川宜賓。隨行的一個參謀一個侍衛，從邊區出來，天又熱，半路生病了，一個是傷寒，很嚴重，我身上又沒有錢了，這怎麼辦呢？我就跑到一家報館裏去求職。

我把鬍子也刮掉，到《金岷日報》報館，在櫃檯前一站，問裏面一個老先生，「你們報館要不要傭人？」他說，「什麼傭人？」「掃地端茶的傭人要不要？」然後他看了看我，「哎，你這個年輕人？」我當時穿一箇中山裝。

他說：「你是下江人吧？」四川人叫我們外地人是下江人，已經很客氣了，按照土話，就叫「腳底人」。

我說：「對的，因爲抗戰逃難到這裏，沒有飯喫，想找報館裏掃地的工作。」這個老先生就看了我半天，「正好缺一個掃地的工人，不過我不能做主，你等一等，我進去問社長。」他就進去了。

這個社長出來了，社長也穿一箇中山裝，很魁梧。他姓許，我對這個人特別感謝，後來變成好朋友。他出來看了我半天，「你下江來的？」

我說：「對呀！」

「你願意做工友？掃地端茶的？」

我說：「對呀，馬上要個工作，爲了生活。」

「你現在就上班，我正需要一個人。」

我說：「好。」

我就進去櫃檯，把掃把拿來，整個的報館有這樣大，我大概一個鐘頭，把它搞得乾乾淨淨的。這個社長坐在那裏始終看着我，我把地也掃完了，桌子也抹好了。社長說：「請你過來，你不是做這個工作的。」

我說：「爲什麼？哪裏做得不對？」

「做得太對了，你是讀過書的。」

我說：「小的時候馬馬虎虎讀過。」

「會寫信嗎？」

我說：「普通的信會寫。」

「你會寫文章嗎？」

我說：「文章的話，就不知道了。」

「你不要客氣了。你不是做掃地這類事的。」他一邊說，一邊拿一張紙，「你隨便給我寫一篇散文什麼的。」我拿起筆來一寫，他說：「你不要寫了，我知道了，我這裏缺一個副刊的總編輯，立刻上任。」兩個鐘頭，從工友升到副刊總編輯。

這一下，我就扳竿子上了。我說，「報告社長」，我就站得很端正，給他行禮，「多少錢一月？」他就告訴我多少多少。我記不得當年的待遇了，拿現在比方，差不多三千塊錢一個月。喲，我說：「那麼高啊！現在我有兩個朋友生病，等着要請醫生，沒有錢，能不能先借一個月薪水？」他說：「可以啊，借兩個月給你。」這個社長，有氣派！

哦，我好高興哦，回來請醫生治療這兩個人，我就上班了。

後來我還做到了代總編輯，非到午夜看完大樣不可，看到天亮再回去睡覺。現在我習慣夜裏工作，就是從那時候鍛鍊起來的。

那個時候抗戰，弄個收音機聽國外的消息，德國打得怎麼樣？我們國內兵到哪裏？好難收聽到啊。我坐在前面寫文章，排版的點個蠟燭燈、煤油燈，坐在後面一個一個字拿來排版，馬上印出來給你看。那時三四個人就管一個報紙，抗戰時候，好可憐啊，不過比鄧小平同志當年用油印的已經好多了，已經算很進步了。

有一天晚上我很輕鬆了，凌晨三點半，我說「都好了吧？」那個排版的領導是我的好朋友，姓蕭，他說，差不多了，哎呀，還缺這麼一塊，那麼大一塊。我說趕快，把那個投稿的拿來看看，選一篇。結果一篇都不行。

我臨時想了一個辦法，我登了一個徵婚啓示，我就是那個小姐，什麼日本人打來了，我是杭州人，杭州、蘇州出美女的，我逃難到這裏，家破人亡，誰要娶我，什麼條件……哎呀，自己很高興。打一個廣告出來，結果不得了，一千多封信，那些男的照片、生辰八字都有。這件事我一輩子都忘不了。

我們以前受的教育是「文人下筆很嚴重」，我的老師告訴我，寫文章下筆千萬不能寫錯一個字，「一字之差，下十八層地獄」。

我是受這種教育出身的，這一下玩這個花樣不得了，這一千多封信，你要回復人家，那些男的照片從哪裏寄來還要退回給哪裏。社長回來對我笑，說「你犯了一個錯誤——恃才傲物，新聞辦報不容易的啊，不能恃才傲物，我看你怎麼下臺啊。」其實社長承擔的責任更大。我後來想辦法，又登了一條廣告，說這個小姐到重慶，不慎墜到江裏，死掉了。

所以，後來自己一輩子懺悔。做新聞事業、做出版業，不能馬虎，不能忘記自己是個文化人，文化人對社會的道德，對自己要負責，不能玩花樣。

我剛纔提到上海的真正發展，應該從上海的人文發展史到社會發展史，從李鴻章時代開始到哈同，然後是虞洽卿、杜月笙，到史量才。那個時候上海最好的出版社是商務印書館。商務印書館號稱「商務的書出來，有人找出來一個錯字，任罰五元銀大洋。」他們爲什麼沒有錯字？商務印書館請了很多前清遺老學問好的來校對。我的經驗，最好做校對的人比寫文章的人水平高一點纔行。自己校對不容易發現錯誤，因爲自己一看都對嘛，其實有時候還用錯了字。商務印書館不大請青年校對的。最後一遍校對，倒轉過來對，從後面一個字倒回來對，所以沒有錯字。這是老出版界的風範，後來纔有中華書局、世界書局。

現在，我們出版業的同仁出版的書很多、很亂。但是我深深感到，出版業、新聞業，這個道德責任沒有建立。

對做新聞的朋友來講，現在社會上出了很多的案子，新聞記者在裏頭的作用很大。新聞記者本來是「言官」，好像「監察御史」的作用，現在實際什麼都不是了。你看社會上有殺人的案子，現在新聞記者一寫，把做案的過程描寫得非常清楚。我說完了！這個報紙一登，不到三個月，同樣的案子會出來了，教壞了。新聞有教育的效用。

當然，做新聞的道理是「狗咬人」不是新聞，「人咬狗」是新聞。所以現在碰到一個「人咬狗」，還把這個人的牙齒多長、有多厚、咬狗的哪一點，好喫不好喫，都寫出來，當然有人跟着「燉狗肉」喫嘍。現在新聞挖空心思找噱頭，製造新聞，還爲了廣告收入，等等，已經捨本求末了，與社會道德責任、教育離得越來越遠了。越熱鬧越花俏越好，變成「譁衆取寵」，這四個字還是好聽的，換一句話說，是有害於社會。

# 印書與眼腦保健

再例如，我發現，這一代海峽兩岸四地澳門、香港、臺灣、大陸，出的書都有一個大問題，尤其是負責教科書出版的朋友們更要注意了。

我當年在臺灣，國民黨的中央黨部請我演講的時候，我非常嚴厲的，等於是訓了一頓教育部的人：現在書出來，紙非常白亮，加上這樣亮的電燈光，眼睛都搞壞了。像我現在90歲了，從小開始讀書，那時沒有電燈啊，煤油燈還是後來的，靠蠟燭一點點燈光，或者點一根燈草的油燈讀書。我讀的書，吹牛給大家聽，光是武俠小說都看了數萬卷，還不要說正統的書，全部《大藏經》、《道藏》讀完，《四庫全書》差不多翻遍了。我到現在90歲，有時候晚上看報紙，還不戴眼鏡。現在的小學生都戴上眼鏡了，原因是什麼？出版界要注意，負責教育的更要注意，紙太白，電燈太亮，字印得太小。

所以我告訴臺灣當年的教育部，立刻下令，尤其是教科書等等，不要用小字；書紙，要用米色的。一會兒我拿一本書來，告訴大家我們過去讀的書是怎麼印的。

現在印的書啊，是爲市場而出版，沒有爲國家民族、爲年輕人的文化教育、爲孩子們的健康而用心，這是我們要反省的；每個家長自己也要考慮，這樣對孩子眼睛和腦都不好。

# 說考試

當年，爲了普及現代教育，廢了科舉。結果搞了半天，教育卻變成現在這樣。中國過去有一個制度非常好，是考試製度。漢朝開始薦舉制，隋唐變爲科舉制，都屬於考試製度，有幾千年歷史。民間自學成才的人，經過考察、考試，被國家選用。幾年一考，考你經世濟民的思想、才能、辭章、書法。這個考試製度，後來留傳到歐洲去，英國人十九世紀前後學會了考試，慢慢就傳到其它國家。考試是中國人發明的。

考試本來是爲了選拔人才用的，古代的教育和考試很經濟，教育是民間自己搞的，政府考試取才是幾年一次，可是現在，考試變成一個禍害了。小學、中學、大學、留學一步步要考，做公務員做官還要考。當年臺灣的公務員，每天早、中、晚都要打卡，所謂「三卡」，看你有沒有按時上下班。然後做公務員三年一大考。所以，當年有人對打卡考試，就寫了一副對聯，可憐自己：

爲五斗米折腰，三卡三考，喪盡氣節。  
領十萬元滾蛋，一分一釐，了此殘生。

「爲五斗米折腰」，用陶淵明的話，說讀書人出來做官，爲了生活沒有辦法，爲了一點待遇，所以做公務員；「三卡三考，喪盡氣節」，把人的尊嚴都搞沒有了，彼此不信任；「領十萬元滾蛋」，退休金領了，然後，「一分一釐，了此殘生」。

最近我聽到，更糟糕了，進幼兒園也要考試。年考、季考、月考、週考、天天考，隨時要考。

而且考好的進名校，考不好的只好讀差學校，既然這樣，那何必要學校教育呢？教育是爲了培養那個不行的人，教育的目的是將不好的、不對的人教好。

# 教育精神的變化

我們當年讀書很輕鬆，我也去聽過大學老師們講課，當年大學教授也不同現在。後來，教育變化很大。我也做過幾個名大學的教授，我上課從不點名，也不認識學生，講完了就走。這是很傲慢也很失禮的，我已經看不起現代這個教育了。

教育，以師道而言，對學生人品的教育要負一輩子的責任。

現在的教育，變成出賣知識的商業行爲，坐在下面聽課的是老師的僱主而已。一個鐘頭，老師寫二十分鐘黑板，最後講了半天，不知所云的，皮包一夾，下課走了。然後就亂考試。對學生沒有用啊。

尤其現在發展到還要學生給老師打分數，受歡迎的纔可以當教授，不受歡迎的就滾蛋了事，這不曉得是個什麼教育。

# 但得流傳不在多

出版與教育，我都聯起來亂講一頓。講出版，著書的人自己要考慮，是否對得起社會？我們看古人留下的書，一輩子的經驗，往往只留下一本書。譬如我常說的管子（管仲），比孔子還早的，一個窮讀書人出身，到了中年以後，幫助齊桓公稱霸，所謂「一匡天下，九合諸侯」，古書上只用八個字。「一匡天下」，在當時中國，等於是統治了全國；「九合諸侯」，九次召集「聯合國」會議。管仲上面頂一個齊桓公，實際上都是他搞。他一輩子的經驗下來，留下來只有一本書，我們現在看到叫《管子》。今天講世界的政治哲學、政治的法則，還跳不出他的範圍。

孔子一輩子自己只寫了《易經》後面的論文報告，寫了兩三篇，其它的文章都是與學生們的對話，自己很少寫，別人給他作一點記錄。老子嘛，過關出不去，被海關的關長抓住，不準出關，要他把學問留下，結果寫了五千言。釋迦牟尼佛講了一輩子的學問，沒有寫一個字，都是學生記錄的。在古代，大的學問家留下文章是很慎重的。譬如諸葛亮的一生，不止政治好、軍事好，學問也很好，留下來的文章只有幾篇，《前、後出師表》，還有幾十封的信，他寫信都是很簡短很漂亮的文章。

所以古人說，一個人著書出版，「但得流傳不在多」。一個著作，可以流傳千古，纔夠得上是著作。假使隨便出一本書，譁衆取寵很鬧熱，只有半年的壽命。下午我報告過，報紙副刊的總編輯我做過，副刊的文章，我們叫「報屁股」的文章，三分鐘壽命，看完了就拉倒。有時候一下子搞得名氣很大，但這個文章不會流傳的。譬如辦報寫社論的，在一百年當中，那麼多報館，那麼多社論文章，出書留傳下來的，只有一兩個人。

# 因果

做新聞出版的更要注意，這是一個教育道德、社會道德的責任，千萬要考慮，電視上、報紙上一篇文章出去，影響太大。你看到好像沒有關係，忙得也顧不了那麼許多。我常告訴人家，世界上，政治、軍事、外交，沒有善惡的，也沒有是非，只有利害關係，怎麼臨時處理，要懂得應變。但是要注意，雖然沒有善惡，沒有是非，是有因果的；乃至一個人做任何一件事情，都有因果的。

這個因果律是自然規律，科學、哲學、宗教、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醫藥、法律、建築乃至飲食男女，什麼都逃不開這個法則。換一句話，有報應的，因果就是報應。這個道理是一個哲學道理、科學道理，我們不深講，只提醒出版界、新聞界怎麼樣自強自立，認清楚自己的現狀和社會責任、歷史責任。

現代傳播業，除報刊、圖書以外，加上了電視、手機和網絡，變化越來越深刻，傳播速度越來越快，影響越來越快，因果也越來越快。今後的前途怎麼走？值得深思。

# 文化人的人生目標

出版業、新聞業離不開文化，離不開文化人的責任。文化人要爲社會負起責任來，自己首先要建立一個人生目標。

就這個人生目標問題，我抽出來一篇文章《儒行》，這篇文章是哪裏來的呢？四書五經的《禮經》來的。什麼叫四書五經？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叫四書；五經是《詩經》、《書經》、《易經》、《禮經》、《春秋》。中國文化的基礎在這裏，是中國固有文化、特色文化之一。這是我們幾千年老祖宗傳下來的財富，裏頭宗教、哲學、科學什麼都有。可是你們在座的年輕人沒有看過，在座的還有許多老前輩，也許翻過，也許沒有翻過。像我們，從小受過這個教育。

《禮經》是什麼書呢？可以說，是中國文化中的憲法，所有中國文化的根源都是這裏來的。譬如我們都知道中國文化的儒家，你問他什麼是儒家？誰作代表？他也許會答覆你：「孔老二」，或者孔子、孟子。我說，你不要搞錯了，孔子、孟子是儒家的代表之一，儒家也只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，不代表全體。我有一個比方，孔家店是糧食店，中國人的糧食店，人人非喫不可。打倒了孔家店，中國人沒有糧食吃了，喫麪包、牛排有時候不對胃口的。道家是個什麼店呢？藥店。藥店一定要有嘛，生病去買藥喫，不生病不需要買，可是藥店不能打倒。佛家開的什麼店？百貨店，什麼都有，你高興可以去逛一逛。當然，不管開的什麼店，發展大了久了，大概都會出現劣貨乃至冒牌貨，反過來壞了自己的牌子。重要的是，孔子孟子代表儒家開的糧食店，你不能打倒。結果把他一打倒，連帶把古文也丟了，中國文化的根就斬斷了。

現在講到四書五經，我們當年是背的。《禮經》這篇《儒行》告訴你，一個知識分子怎麼做人做事；還有《學記》、《坊記》，都很重要。

# 教育的目的

我們中國幾千年教育的目的，不是爲了謀生，是教我們做一個人，職業技術則是另外學的。而且教育從胎教開始，家教最重要，然後纔是跟先生學習。人格教育、學問修養是貫穿一生的。所以社會除了政治、財富力量以外，還有獨立不倚、卓爾不羣的人格、品格修養，作爲社會、人心的中流砥柱。

不像現在家庭和學校的教育，乃至整個社會的教育觀念，專門爲了職業，爲了賺錢，基本人格養成教育都沒有。人如果做不好，你講什麼民主、科學、自由、法治、人治、德治、集權，乃至信用、環保、團結、和諧等等，理想都很好，可是沒辦法做到，因爲事情是人做的。

這是一個好像最講民主平等自由的時代，其實現在全世界的皇帝姓「錢」，都是錢做主，以錢來決定貴賤，沒錢就沒自由。沒有真正獨立不倚、卓爾不羣的人格修養、學問修養，有的只是亂七八糟的所謂個性張揚和向錢看，變成聽「錢」指揮，連科學研究、教育、學術都在聽「錢」指揮，爲就業忙，爲錢忙，精神支柱沒有，一旦失業，就天塌下來一樣。

譬如孟子的話「君子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」，告訴我們一個讀書人知識分子，如果倒黴，就把自己弄好，不管外面的事。倒黴沒有關係，至於職業做什麼都可以，職業跟學問根本是分開的。學問是一生的事，學問不是知識，會做人做事都是學問。「達則兼善天下」，如果有機會叫你出來做事呢，那就不是爲個人爲自己，而是把自己貢獻出去，爲整個社會、國家做出一個貢獻。這是孟子的教育。這與一切向錢看的教育因果差別有多大，值得好好深思。

像這些，我們都是小時候揹來的。再譬如老子的話：「君子得其時則駕，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。」有道德才能的人，時節機會來了，環境逼得你去做官，「則駕」，開汽車一樣，你就發奮去做事了。「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」，時機不對，則隨遇而安，樂得自在，剛好讀書提高修養，做點什麼謀生都可以。

這些是孟子、老子的教育。不像現在，讀個書，就想到學哪一科最好，讀完了做什麼待遇比較高，有前途，這完全是商業行爲，不是教育行爲。那何必去讀書呢？學技術多好呢，學一個好的技術就賺錢更快。

# 《幼學瓊林》

這本書拿來了，上一講我講出版時，舉過這本書的例子，這是我們小時候讀的書，現在把它重印，我到海外一直帶着，叫《幼學瓊林》，會背的。你看，這是線裝書，又輕又薄可以翻轉折攏來，比現在硬板的書讀起來方便多了。裏面有很好的木刻圖案，原文是這樣大的字，下面有小字註解。書裏面什麼東西都有，講我們歷代的文化祖宗，天文、地理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，怎麼寫信，做人禮貌，父母死了怎麼寫個墓碑……現在讀這本書，假定沒有好的老師講，就不懂了。可是這書裏頭有註解，你可以自己好好研究。

譬如人家問候你的父親，說「令尊」（你的爸爸）好不好？那麼我的答覆是，「家父還好」。二十年前，有一個同學告訴我，他說到內地問人家，「令尊好不好？」人家回答說，「我的令尊不錯，你的家父也好嗎？」這樣的故事很多。再譬如我常常問人家「你的府上哪裏」？他回答：「我的府上福建」。「府上哪裏？」是尊敬語，這本書上面都有。你應該回答：「不敢，我是小地方浙江。」人家尊稱你，你謙虛一點。這不是虛僞、矯情，而是禮貌秩序，用敬語表示彼此尊重。禮節就是秩序。禮節的內在，就要心意的誠懇和恭敬。

# 善意建議勝惡意批評

我們現代的思想，大家的心境，自己要檢討了。怎麼樣才能建立一個好的文藝，使社會不要惡意的批評，對這個社會、對這個政治拿出來一個善意的建議。惡意的批評很容易哦，善意的建議很難！可行的建議就更不容易！

因此，我告訴文化界、新聞界、出版界的朋友們，必須要讀什麼？要讀歷史。不僅只讀正面的歷史，還要多看小說。所謂歷史，常常人名、地點、時間是真的，內容不大靠得住；小說是人名、地點、時間都是假的，但那個故事往往是真的。

但是，讀歷史看正面的既然靠不住，要想辦法讀歷朝歷代名臣的奏議。大家要注意，「奏議」就是向朝廷提的建議、報告乃至反面意見。這些東西幾千年下來，積累很多數據。諸位學新聞、寫文章的，應該要讀，讀了以後，啓發很多。譬如關於捐稅、金融、關於經濟的發展，很多領域，很多資料。到底我們亂七八糟有幾千年歷史，很多經驗值得注意，不像美國才兩三百年。

可是，讀歷史也要會讀，要別具慧眼，自己本身還要經歷很多事，纔可能懂得文字背後的東西。否則，不僅讀不懂，還會亂批評。

# 買票不進場

中國文化有「三士」，第一個「士」，自己讀書的，自己站起來的；第二個「仕」，如果「士」進一步，出來做官了，加個「人」字旁，叫做「學而優則仕」；第三個叫「隱士」，隱士在政治上的態度，用西方政治哲學的觀念，叫做「不同意主張」，不反對，也不贊成，不過是我個人不同意。我對於各黨各派都是朋友，到現在八九十歲，原來大家懷疑我是這一派那一黨，我的頭上戴的各種帽子頭銜多得不得了，結果我到今天，始終還是作一個隱士。

人家說你各行各業、各黨各派，怎麼都是朋友？而且大家頭都殺掉，你這個喫飯的傢伙還留着，是怎麼一回事呢？我說我有個祕訣，每一黨每一派我都是「買票不進場」。譬如今天晚上，他們這裏發門票的，門票我有，不一定進來聽。可是沒有門票，我想打開來看看裏頭玩什麼，就沒有資格開門了，有門票我就可以拉開看看。可是真進場，就被套進去了，我不來。因爲一輩子光買票，不進場，所以現在各方面都變成朋友。我基本走的就是隱士路線。

# 此封建非彼封建

說起傳統文化，想到一個問題，發現這幾十年，大家常常提到「封建」兩個字，好像代表了專制、愚昧、落後的味道。幾十年來看很多報刊和書，常見到這個提法。

所謂中國周朝時的封建，是中央領導，分封諸侯，換句話是聯合國的組織，各個諸侯國有自己的法令、自己的文字，那個時候可以說「書不同文」，言語更沒有統一，交通也沒有統一，這是中國的封建，根本不同於西方那個封建。

當初翻譯西方著作的時候，「封建」兩個字用錯了。我們把西方那個封建拿來做中國的封建，學術上根本是錯誤的，這個錯誤導致的後果相當嚴重。說起翻譯西方著作，又是一個關於文化和出版的大問題，例如「經濟」這個詞，在中國文化本來是「經綸濟世」的意思，包括政治在內了，也是近代翻譯用錯了。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，這些翻譯的錯誤，隨着書報一出版，就引發一連串錯誤。

周朝的封建，儘管許多沒有統一，但是文化觀念是統一的。中國文化基本用一個字可以代表——「道」。由「道」後來演變出儒家、道家、墨家等等諸子百家。道是什麼東西？這是哲學問題，我們今天沒有時間討論。

# 結語

對於新聞出版業以及文化教育問題，我今天簡略談了這一席話。目的是希望年輕的一代自我反省，爲後一代着想，努力爲國家民族、爲社會做頂天立地的事業。我現在90歲了，每日每夜都還在讀書、做事，休息得很少。

最近七八年中間，我帶了年輕同學們，拚命推廣兒童讀書。社會上把我的意思理解錯了，說我推廣兒童讀經，好像提倡復古。但是我提倡的是「中、英、算」一起上，包括四書五經在內，尤其是唐宋以前的經典，要讀誦、背會、默寫，還有英文經典，並且練習珠心算（珠算熟習以後，心裏有個算盤作心算就很快）。這是文的教育，還要武的教育，藝術的教育，融合人格養成教育一起來。看上去內容很多，實際的安排很科學，效率很高。

這樣培養出來的孩子，智慧得到開發，自己會讀書，體魄健康，知道怎麼做人，會懂得東西方的傳統文化，可以談開創未來了。而且實驗證明，這樣教育出來的孩子，讀教育部安排的課程，一個學期的課程一個月就學完了。

後來，我看到現在的教育界，甚至教育部，也開始跟上這個路線。徐永光先生今天也在這裏，他也是響應者，他是希望工程的創辦人，當初是小朋友，現在變成老前輩了。他們也發動跟着做，出了很多書。但是開始時，編了太多唐詩宋詞，我也反對，我說我推廣兒童讀書，中、英、算一起上，結果你們把兒童讀書的重點變成唐詩宋詞。我說這樣讀出來有什麼用？中國未來培養一萬個李太白、一萬個杜甫也沒有用啊，那不過多出兩個詩人嘛！我希望後一代出很好的思想家、很好的科學家、很好的政治家，是這個目的。可是現在呢，我們中國文化的財產太大了，古文不懂，繁體字不懂，等於丟了鑰匙，這個財庫的鎖頭打不開。

我們選的幾篇參考資料，來不及講，希望大家拿回去自己研究。這些資料是古文，其實也不古，不過諸位年輕的朋友，很多從現代簡體字的白話文教育入手，看不懂自己古代傳統的文化，很難瞭解是什麼意思，所以固有傳統文化變成沒有用的東西了。等於你把那個寶庫的鑰匙丟了，進不了門。只是聽人家亂說，那個寶庫裏面都是糟粕垃圾，就把垃圾糟粕和寶貝一起丟了。

第一篇《儒行》是告訴知識分子怎麼樣做一個讀書人，人生價值、人生的意義、生活的做法是怎麼樣。

第二篇是董仲舒對漢武帝的《天人三策》，大家都說漢武帝因爲聽了董仲舒的話，專門崇拜孔孟儒家之道，不要諸子百家了。不對的，不是這個意思，但是他們的對話是推崇儒家。這個《天人三策》，是跟漢武帝當面討論的文章，漢朝四百年的政治安定與此很有關係。

第三篇是《聊齋志異》中的一篇，我最近常跟年輕同學們講「聊齋」。你們寫新聞可以多研究聊齋的寫法。有人問我，「聊齋」不是講狐狸精、鬼嗎？我說你們才活見鬼，這聊齋好像講鬼，其實是講人的，他借鬼罵人。聊齋每篇的後面有一個「異史氏曰」，這是蒲松齡自己的意見。怎麼叫「異史氏」？因爲滿清來了，他不願意投降滿族人，寧可在路上開一個茶館，過來過往聽故事，他就寫小說。他的小說寫了以後，當時有一個學者叫王漁洋，非常有名的，聽說有這個書，看了以後告訴他，給你十萬兩銀子，你不要出書，書歸我出。蒲松齡不幹。後來，王漁洋給他寫了一個序言，中間有首很好的詩，怎麼寫呢？

姑妄言之姑聽之，豆棚瓜架雨如絲。

料應厭作人間語，愛聽孤墳鬼唱詩。

「姑妄言之姑聽之」，聊齋說鬼，說狐狸精的故事，有沒有真的？很難考據。「姑妄言之姑聽之」，他亂說，哎，我們就亂聽。

「豆棚瓜架雨如絲」，鄉下老百姓喫飽了沒有事，以前沒有電視看，沒有電影，坐在瓜架豆棚下面，帶着小孩子，說鬼話，說故事，「豆棚瓜架雨如絲」，描寫那個風景。

「料應厭作人間語」，他說，蒲松齡把心境寫出來，他自己也有同感，對於一般活人講的話，感到靠不住，厭煩了，不如寫點有情有義的「鬼」話。

「愛聽孤墳鬼唱詩」，還不如聽鬼講話老實一點。

呵，你看了這個序言，這首詩已經罵盡天下人。

第三篇是《木皮散客鼓兒詞》的片段，明朝的賈鳧西寫的，他是民間寫小說的，實際上是政治家、哲學家、思想家。他這個「鼓兒詞」，是給人家打起鼓來唱的。譬如說「河裏的遊魚犯下什麼罪，刮淨鮮鱗還嫌刺扎」，人世間很多不平的，他用白話寫的，可是有文采，很有名。

這些資料你們帶回去有沒有用，就不知道了。